



一台缝纫机的故事

文 方雍倩(风华中学)

奶奶家有一台蝴蝶牌的缝纫机。

缝纫机连着桌子,桌子中央凹陷的一处,拿出来便是缝纫机。奶奶年轻时,总戴着老花镜,手一转,踩着踏板,在哒哒声中开始一天,结束一天。

80年代的时候,米粮油盐,甚至布匹家电都是需要凭票换取。爷爷幸运抽中了厂里的大奖——一台缝纫机。奶奶摇身一变成了大裁缝。其实奶奶本就擅长针线,只是有了缝纫机,奶奶不用再拘泥于手拿银针的简单缝补,而是可以开始裁布制衣的“大工程”。不仅是爷爷和爸爸,甚至出生后的我都有许许多多的“作品”出自奶奶之手。

邻里相处间,奶奶热情而爽朗。中大奖的喜悅不止止步于我们一家之中。得了缝纫机之后,奶奶常帮同事们修改衣物。臃肿的大衣被一收腰身,秋裤一改裤腿,立即变得合身动人起来。闲暇时光里,奶奶既要打理家务,又要帮着邻里同事们裁衣修剪,可是只收很少的钱,比卖废品多不了几毛。奶奶后来总说:“你那些婆婆呀,总想给我钱,有衣服拿过来给我就是了,我也高兴的……回想以前做工的日子呀,我和你婆婆们好的跟一个人似的……”流水线上几百号的工人啊,在爷爷奶奶的回忆里总温暖得像一家人。

我一直觉得奶奶的年代,蒙着一层金黄,

他们勤劳善良又多才多艺。我从来只是听到描述,并没有真正经历过,他们的时代总让我想到,老照片,凤凰牌自行车,脚踏缝纫机……热烈而温暖,是放光的时代。而我们的时代,总是缺少些什么,一切都太快,来不及回忆,来不及热烈,也来不及沉淀。就像黄沙,激流湍急,我们匆匆前行。

只是,我到很久之后才明白从前的可贵……

爸爸20岁的时候去了日本留学,一晃呆了十年。爸爸日夜赚钱,攒下了不小的资金,也习惯了大城市的五光十色。回来后,爸爸带回了各类名牌的首饰,项链,还有各式各样潮流的衣服。曾经缝纫机的简朴生活成为了他记忆中的“穷日子”,有钱为什么不过更好的呢?“这些可都是国外的名牌,我特意给您带回来的。您就别再自己做了”“您别再给我做那些东西了,我都有的”“您怎么老喜欢自己做那些东西,给您买的名牌难道不够好吗?又不是买不起”……爸爸总觉得奶奶没必要那么节省,缝纫机带来的矛盾越来越多,最终是奶奶妥协了,缝纫机被搁置在了一边,成为了一张平平凡凡的小桌子。

直到我出生后,奶奶才又重新燃起了热情。幼时的记忆里奶奶温柔细腻而且无所不能,我每天都期待着从奶奶手里变出的布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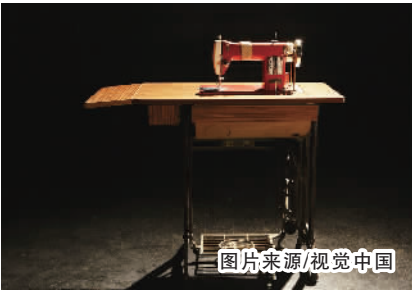
娃,会“吱吱呀呀”歌唱的虎头鞋,连小裙子都是那么好看。奶奶戴着老花镜坐在缝纫机前,桌前的窗帘随着微风调皮的翘起裙角,轻轻柔柔的。奶奶早已年过花甲,我却觉得她一直年轻着。她从不施粉黛,银色的眉毛弯弯,脸上不带棱角,丰盈的笑容,总让我觉得她眉目和蔼,目如阳春。她笑呵呵的哼着不知名的小曲,脚下哒哒哒的响着,一个美好的下午,我的各种小衣服就诞生了。

可后来我也变了,觉得奶奶的温柔细腻变成了啰嗦唠叨;我不再喜欢奶奶用缝纫机做出来的小东西,而是缠着爸爸买女生喜欢的玩具;奶奶做的衣服也比不上店里那些精致好看了……

我也仅仅只有寒暑假才会回去小住几日,奶奶一如以往惦记着我,我却越来越不熟悉奶奶了。奶奶连同我曾崇拜的缝纫机一同被忘却了。

时光原来是个骗子,看似淡定持久,实则短暂无常。奶奶原来离开我很久了,我也只在一个遥远的黄昏,翻开桌上凹陷的盖,踩着脚踏板吱吱呀呀作响,我才恍若隔世,想起了往日缝纫机的记忆。

随着时代高速发展,家家户户都能去店里买到好看的衣服,缝纫机的确被淘汰了。可对奶奶而言,缝纫机却见证了上个时代的美



图片来源/视觉中国

好光景,还有她对邻里同事的热心,对家人的一片真情。只是我和父亲都不曾体谅她,让缝纫机成了“老物件”,让一颗真心蒙了尘。

时光易逝,岁月静好。

曾经的缝纫机,摆放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,是一种美好憧憬。

如今的缝纫机,遗弃在家中的某一个角落,是对过去的缅怀。

倘若可能,即使时光淘汰了老物件,也莫让爱受了伤。那些温暖的回忆从不会消失,亲情与爱代代相传熠熠生辉。

一台老旧的缝纫机,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,承载着勤劳向上、坚韧不拔的家风。从它的身影中我们汲取着一种力量,继续着一种精神的传承!



长凳上的旧时光

文 朱喆(风华中学)

外公说,在他们的时代,旧的东西坏了,首先想到的不是换一个新的,而是修修补补。

他年轻的时候是个木匠,喜欢自己动手设计、制作一些家具和好玩的东西。家里的木桌子、木板凳、衣柜……只要是一切木制的东西他都会做,虽不能说精美,但绝对实用。老家木制的长板凳,就是他的杰作。当然,家里大小事物有了破损,他就挽起袖子修补一番,实在不行才罢了。但那条长板凳,他从不肯放弃。

乡下的别墅都有自己的大院子,宽敞得很。我们这群小孩爱跑爱闹,回到老家,就如小马回归草原、如小鸟重回蓝天一样,别提有多快活。我们玩捉迷藏玩弹弓,比赛跑步比赛跳绳,再去小店里买几盒弹炮,往池塘里扔,往地上砸。总是会把发呆的鱼和无辜的鸭吓得一惊一乍,到后来路过的鸡看到我们都绕路走,生怕我们随身揣着化学武器。

我们疯得时候痛快,不觉得累,就算挥汗如雨气喘吁吁也不肯停。那什么时候才歇息?等到坐在长凳上的妈妈们催促的语调开始上

扬,长凳旁爸爸们的眼神开始变得凶狠……我和表兄妹们排排坐在长凳上喝着凉白开,一个挨着一个。一米多的小身板坐在那有些高的长凳上小脚就离了地,于是乎,我们就又找到了新的乐趣——坐在长凳上晃脚。

长凳其实是饭桌旁的长凳,一条凳子上能坐三四个人,家里的客人多了也不用愁缺椅子。不过有个规矩是小孩子不能坐在饭桌旁吃饭,要自己到一边去吃,我们几个就齐心协力拖一个长凳到院子里去。落日的余晖洒在院子里,金黄里夹杂着匆忙。长凳岁岁年年摆放在同一个地方,影子永远是那样长,只是凳子上的我们的倒影,岁月经年里被慢慢拉长。

大人们偶尔也会怀念年少时光,她们说在少年时代,那几条长凳还是她们玩耍的工具。两条长凳往院子里并排一放,中间横着拦起一条皮筋,就可以愉快地玩耍了。而且外公做的长凳很宽很结实,不会轻易被碰倒。

我听到这些时才晓得那几条长凳已经有

了年岁,仔细看它的木质纹理还是清晰,可上面都是斑驳的印记。很多棱角被风沙磨得不圆不平,凳子腿上又是磕磕碰碰的细小伤疤,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。

我问起外公从不放弃它的原因,他只说实用,又顿了顿,看了眼长凳,望了眼在院子里扫地的外婆,眼神从茫然到明了。他略带沙哑的声音缓缓升了起来:“那长凳啊,是我和你外婆结婚那年做的。”

那时候的日子很苦,物件坏了只想着修。那时候的车马很慢,一生也只够爱一人。外公守了长凳几十年,就陪伴了外婆几十年。长凳没那么精美,却有时光的质感,它承载着所有旧时光,留下了时光里的情绪流转。

我们总喜欢将老物件一件件完好地保留下来。然而我们热爱与追随的,却不是物质本身。而是一件件物品背后最美好的旧时光。当我们和物件有了共同的记忆和相通的心意,才能感受平凡日子里的爱与惊艳。

长大后我回到老家,还是喜欢坐在那长凳上。夕阳的金辉里,与我亲近的人在绘着时光里的不同片段。我低头摸了摸长凳上的斑驳,看着早已能触及地面的双脚,回忆着属于我的旧时光。



征稿启事

如果你热爱写作,不论是天马行空的童话故事,还是光怪陆离的小说,亦是诗歌,散文,体裁不限,请发挥你的脑洞,拿起笔创作吧!

如果你热爱拍摄,拍下了生活中的精彩瞬间、身边的风景、美食……那这里就是你的“秀场”,你的照片有多美,我们就给你多大的舞台。

不管你是居住在大宁社区,还是工作在大宁商圈,都来向我们投稿吧!稿件内容不限,文章字数请控制在2000字以内,摄影作品请发送原图,并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。

投稿邮箱: cjl@sqcbmedia.com

书面稿请寄: 徐汇区龙华路1887号305室《大宁社区晨报》编辑部

联系电话: 021-61155946

纠错有奖

欢迎大家来做“啄木鸟”

如果您在阅读本月《社区晨报》时发现任何差错,可关注微信公众号“上海社区发布”并于后台直接留言,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(注明报纸名称、所在版面、文章名称、差错细节,截止日期为出报当月月底)。每月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,将成为本月最佳“啄木鸟”,并获得100元的现金奖励;每月纠错质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,则将成为本月优秀“啄木鸟”,并获得最新出版的《咬文嚼字》杂志一本。

2019年10月优秀“啄木鸟”: 神茶郁坐(昵称)、严志明、沈正、彭幼生、毛义明、王玉佩、张德胜、曹西虹、夏越璋、小飞(昵称)

2019年10月最佳“啄木鸟”: 张德胜